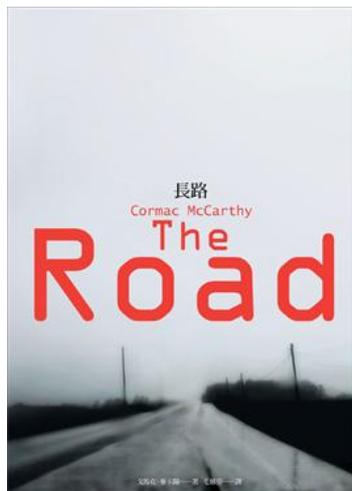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優美的輓歌《長路》

2009-10-10 記者 鄭心舜 文



《長路》封面 (圖片來源:雅虎flicker)

「為了你，在這個早晨醒來，是我這輩子做過最勇敢的事。」

當整個世界變成一座廢棄的大型遊樂場，每個白日灰濛過前日，我們應該在這微光起落的世界邁步向前，或是蹣跚地向未知的黑暗走去？《長路》(原名：The Road) 被譽為是哥馬克·麥卡錫(Cormac McCarthy)獻給全世界的一首優美輓歌，同時也是他題獻給自己八歲兒子的一本書。本書承襲了麥卡錫一貫洗鍊細膩的文字，將文明終結後的荒涼世界描寫地殘酷幽暗，書中的每一刻更是充滿著對生命的惶恐與矛盾。在《長路》這片死寂慘暗的世界裡，父親與孩子細緻的感情，變成讀者眼中唯一的光彩與希望，也成就了這部末世寓言獨特的溫柔。

### 無可回返的世界 父與子的長路

故事描述在大災難發生的數年後，世界被大量的微塵籠蓋一片灰濛，眼前只剩下嚴寒的冰雪及乾枯的大地。一對父子在幾近毀滅的世界中艱困獨行，不斷地往南方海岸行進，以躲避日漸冰凍的寒冷天候。父親其實也不確定了南方是否就能夠得到溫暖，但他仍舊帶著孩子行走在漫長的道路上，只為求得生存。在這個即使是黎明也帶著黑暗的末日世界，父子兩人只能沿路在傾壞的建築中尋找可能剩餘的食物。此外，他們還必須躲避泯滅良性的「壞人」，不讓自己變成別人的糧食。在這殘酷的世界裡，主線全部集中在父子兩人的旅程上，他們所代表的是僅存的人性，父子緊密的感情也和殞落的世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全書的脈絡沿著這對父子的旅程來鋪陳，麥卡錫沒有提到是什麼樣的災難毀滅了世界；也沒有明確指出這是大災難發生的幾年後；甚至連主要場景發生在何處都讓讀者毫無概念。我們只能藉由父親夾雜的回憶畫面，推測著世界毀滅之初，隨著人們的恐懼各地崛起了狂熱性的宗教份子，以殘忍的屠殺儀式制裁所謂的異端人口。對未來的惶恐逐漸動搖著人性根本。長期的天候異變使動物開始滅絕、食物嚴重匱乏，漫長無止盡的絕望，使人們徹底放棄「世界會復原」的想法，少數的倖存者們只能以殘殺人類，互食為生。在這裡，人們早已棄守道德文明，靠著本能延續生命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#### 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#### 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#### 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#### 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#### 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 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  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 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 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
張婷芳 / 人物

最後，只剩下淒涼的風運送著舊世界的殘餘灰燼。

## 未知的將來 寓言式的詩篇

《長路》最特別的是沒有出現任何名字，麥卡錫也僅以「父親」、「孩子」來稱呼兩位主角，不知道他們名字已經無所謂，因為在人類瀕臨滅絕的世界中，也無人能夠談起這些經歷。全書幾乎沒有高低起伏的情節，就如同文案上所說的：是一對父子在文明廢墟間行走的故事。故事不知何時開始也沒有明確的結束，讀者就如同闖入父子的旅程的窺視者，連離開的時候都帶著些許的錯愕。篇幅間僅以白頁作為間隔讓讀者稍作喘息，閱讀過程令人有種無形的壓迫感，麥卡錫以深沉的語氣與精鍊的文字，細緻地描繪出無所依靠的氛圍，仿佛我們也跟這對父子一樣，行走在絕望縹緲的漫長道路上。

因為親眼見證過毀滅，父親面對毀滅後的世界總帶著一股蒼涼無奈，也對人性的墮落感到更加絕望，即便如此他仍然教導孩子要心存良善，不可以忘記上帝依然存在；但是對孩子來說，荒蕪的世界便是他睜眼所見的一切，父親更是他此生唯一見過的「好人」。在孩子眼前的不是未知的恐懼，而是即便危險也尚有發掘價值的未來；他如天使般的相信末日角落中仍有美好，只是他們從未遇到。童貞的言語與稚嫩的反應，除了成為父親心靈上的支柱外，也為讀者點亮了書中的黑白世界。藉由父親與孩子的目光，麥卡錫將一幅幅的末日景象細膩地描繪出來，儘管所到之處瀰漫著萬物皆死的氣息，在他具感染力的筆觸下卻有種蒼涼的畫面感。書中沒有使用過多華麗的修飾詞彙，而是以簡短明快的語調構成史詩般的磅礴，讓這看似冷然現實的悲劇型故事，慢慢匯聚成震撼人心的末世寓言。書中人物的對話完全沒有使用對話框，而是如詩篇般的以單句成行，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句對話是多餘的，裡頭簡要的話語卻蘊含了哲學般的寓意。這種特殊的對話手法，成功地塑造出書中人物的靈魂，他們就像舊時代的悲劇演員，靈動的將脆弱與矛盾鋪展在讀者眼前。

## 重回根本 正視衰微的世界

隨著地球暖化與各地恐怖主義的發展，對生命議題的迷惘正衝擊著現代人的知覺，這種世界毀滅型的題材也頻繁地被拿出來討論。在遇到未知的災難影響生活時，人們常為了安全感投靠看似強大的群體組織，為脆弱的心靈尋求依託。如史帝芬金的《迷霧驚魂》討論的正是人類在面臨未知恐懼下，所做出的野蠻判斷與宗教狂熱行為，這點與《長路》的災難前期設定也有所相似，只是《迷霧驚魂》中的災禍很快便過去了，本書想探討的卻是更深層的話題：「在這樣的世界人都不想出生，也不想死。但只要還活著，就要一路向前。」

《長路》留下了許多問號給讀者，麥卡錫將大災難的原因留白，沒有明確的指出引領世界毀滅的原因是大自然的反撲、宇宙隕石的撞擊或是人為的征戰因素，反而為我們增添出更大的想像空間；故事也對現今關注的環保議題與人性道德提出疑問，暗示我們應從當代生活方式重新省思，畢竟一切都還有希望。儘管書中縈繞著冷冽的氣氛，讓我們看清軀體如螻蛄般的脆弱及惶恐下的掙扎；卻也溫柔地訴說著，只要在心中留守著曾經有夢想的堅持，即使是無盡頭的漫漫長路，仍有那想像中的黎明值得我們翹首期望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